



狐子精

花布◎著

邪灵丛生的孤寂城镇
恐惧四起的迷魂医院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狐子精

花布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狐子精/花布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0. 12
(纸上悬疑剧·第1辑)

ISBN 978-7-5317-2555-8

I. ①狐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5907号

纸上悬疑剧·狐子精

Zhishang Xuanyiju Huzijing

作 者: 花 布
策 划: 光 南
责任编辑: 徐秀梅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网 址: www.bfwy.com
邮 编: 150010
电子邮箱: bfwy@bfwy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45.75
字 数: 633千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
印 次: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74.40元 (全三册)
书 号: ISBN 978-7-5317-2555-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

录

- 001/ 第一章 城里人
- 007/ 第二章 三个故事
- 019/ 第三章 成亲
- 033/ 第四章 林改改
- 049/ 第五章 狐子皮
- 065/ 第六章 见鬼了
- 077/ 第七章 不祥之物
- 097/ 第八章 神秘人
- 123/ 第九章 无法解释的死亡
- 137/ 第十章 隐秘情事
- 151/ 第十一章 女人的心思
- 169/ 第十二章 诈尸
- 183/ 第十三章 赎罪
- 197/ 第十四章 再次出现的神秘人
- 223/ 第十五章 大狐狸带小狐狸

按照奶奶所说，这些故事都不是故事，而是真人真事。

第一章 城里人

庄海洋出生在石城市，但不算正统的石城市人。

他的老家在鹿林县，一个叫大人村的小山村。那里物质贫瘠，人口稀少，几千年来，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。正如北京人不熟悉石城人一般，石城人也不熟悉大人村人。

父亲叫庄天柱，是个老军人。参军给了这个男人机会，他走出了贫困的家乡，来到石城市，娶了市里的女人做老婆，安安稳稳地做起了城里人。这在大人村人眼里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。

对于大人村的人而言，庄海洋这个生在石城、长在石城的人，绝对是个稀罕物。

庄海洋还记得，以前儿时，他随父母回老家过年，那阵势差一点儿吓得他尿裤子。

他们一般小年回去，每每未到村子，便看见密密麻麻的人群拥在村口，像是等着看外星人一般。村里的人，见到庄天柱都会热情地打招呼，一声一声地叫他小名。

“黑子，回来了喔！”

“黑子，这次回，要多住些日子喔！”

“黑子，快回吧，你娘早等急了喔！”

.....

村里人朴实无华，问候语也简单扼要。

只是，那些眼神常常让幼年的庄海洋感到恐惧。

村里人看人不像市里人柔和，他们若是想看你，就会死死地盯着你，没有遮掩，眼皮都不眨一下，完全不顾及你的反应，哪怕你不悦地扭过头，匆匆跑过去，依旧能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刺辣辣地射着你的背。

那时，庄海洋就总觉得后背发凉，紧紧地倚在母亲怀里，生怕有一双带着老趼的手，忍不住偷偷摸他一下。

事实上，庄海洋这种想法并非杞人忧天。村里的孩子和市里的孩子的确不同，单论长相而言，村里的孩子皮肤粗糙，脸蛋总是晕着一圈红，而市里的孩子长得白皙水嫩，掐一下都能流出水儿来。再加上，他本就长得可爱俊俏，像个女娃娃，真是招惹得想让人摸一把。

因为村里人的好奇和羡慕，庄海洋成了大人村的熊猫。

每一次回到老家，庄海洋几乎都很少出门，但即便如此，农家生活还是让他兴致勃勃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听奶奶讲故事。

庄海洋的奶奶，是个小白菜般的苦命女人。她16岁就被庄海洋的爷爷买到了大人村，那个时代男尊女卑，女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完全是一种命运。她也是个信命的人，虽然丈夫对自己并不好，但是她仍旧兢兢业业地维持着女人的本分，生孩子，做家务，一丝不苟。

生活对努力的人总是有回报的。

庄海洋的奶奶一共生了八个孩子，四男四女。她倾尽一生，把这八个子女养育成人，虽然丈夫早死，但八个子女都非常孝顺。晚年时，她又赶上了好时代，物质丰富、家庭和睦、子女孝顺，算是对她一生坎坷的弥补了。她是个知足常乐的人，也很感恩生活的改变。

庄海洋已经记不清楚，奶奶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了。奶奶总是满脸诚恳地说：“毛主席好啊！共产党好啊！”

其实，庄海洋再清楚不过了，奶奶她只是觉得，以前吃糠面，现在

吃白面，就是好；以前受人欺负，现在人人平等，就是好；以前没房没地，现在有房有地，就是好。你给她讲改革开放、三个代表、人民代表大会，恐怕她连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庄海洋的奶奶虽然对国家大事知之甚少，但肚子里的故事却是数不胜数的。

就因为这些故事，庄海洋很崇拜奶奶。至今，他仍能回忆起许多精彩的故事，其中，最让他难以忘却的，是关于狐子的故事。

大人村地处太行山脉，春夏季节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，里面藏着很多野物。

那一年，庄海洋六岁，刚刚上学。第一个暑假，他随父亲回到了老家。一路上，望着漫山的花花草草，他兴奋得像只小鹿，因为，父亲答应带他上山逮野兔。

刚回到家，庄海洋就拉着父亲上山了。山上常有村里人下的兽套，原理简单，就是一根铁丝弯成的活套，野兔只要稍不小心，腿就套进去了，不挣扎还好，越挣扎便越紧，最后只能乖乖受逮。

村里人豁达大度，那些兽套没有你我之分，谁上山看见有兔子套住了，谁就拿了去，再下个套便是了。

庄海洋只吃过兔子肉，还未见过活兔子，自从父亲答应他上山逮兔子之后，他的小脑袋里就充满了好奇。

但那次，庄海洋却没有见到兔子——他和父亲发现了一只被套住的狐子。

那是一只很肥的大狐子，发现它时，它正蹲在地上，拼命咬着套在后腿的钢丝。看到有人靠近，它垂下了头，耸起背毛，眼睛向上翻着，恶狠狠地盯着靠近者。父亲看到狐子异常惊喜，这东西的皮可值不少钱

呢！他走过去，三两下就拿网套住了狐狸。

庄海洋一直怯怯地站在远处，他有点怕，狐狸和村里的狗于他而言，并没有什么区别，都能咬人。而且，他觉得狐狸更吓人，那眼神比狗要精锐，似乎能穿过你的身子，看透五脏六腑。更可怕的是它的叫声，像个娃娃在哭。

如果一个非人类的生物，突然在你面前发出一声娃娃叫，你害怕吗？尽管，这本就是狐狸该有的叫声，但第一次听到的庄海洋，还是忍不住一阵发毛。

逮了只大肥狐，父亲哪还有心思捉小野兔，带着庄海洋就回家了。一路上，庄海洋一直盯着那只狐狸，它歪七扭八地裹在网里，垂在父亲后背上，一动不动，似乎和命运妥协了。只是，那双斜长的眼睛，一直滴溜溜地打转。他忽然觉得这狐狸挺可怜的，没准它像奶奶一般，也有七八个孩子要养。

庄海洋拉了拉父亲的衣角，说：“爸，放了它吧。”

父亲一直“呵呵呵”地傻笑，哪有功夫理会庄海洋。他正想着这只狐狸扒下的皮有多大，长度适合做个什么东西。

狐狸终究被带回了家，庄海洋没有能力解救这只可怜的狐狸，奶奶却有能力。看到儿子兴高采烈地把狐狸摆到自己面前，她的老脸立刻皱在了一起，当即命令儿子从哪逮的还送回哪去。

庄天柱疑惑地问：“妈，这是咋了？我还说把狐狸扒了皮，给你做个缠腰呢！好治治你那老寒腰，你不知道，人家都说这狐狸……”

“你送不送？”未等儿子回答，老太太已经急了，一把夺过兽网，钻进了屋去。

庄海洋也愣了一下，紧随奶奶钻进了屋去。屋内，奶奶像抱婴儿般抱着那只狐狸，小心翼翼地把兽网打了开来。他缩在墙角，快吓傻了——

那狐子咬人啊！可令他惊奇的是，那只狐子非但没咬奶奶，还乖巧得一动不动。

奶奶取了棉布，给狐子包扎了后腿，又塞回了兽网，递给门外的儿子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赶快送回去！”

庄天柱是个孝子，只好接过狐子，又向山上走去。庄海洋躲在奶奶身后，一直盯着那只狐子，此时此刻，他的小脑袋一下就混乱了。电视里常演，野兽吃人咬人，可这只野生的狐子面对奶奶时，简直乖得像个孩子。

父亲走后，庄海洋立刻向奶奶寻找问题的答案。

奶奶慈祥地笑，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很高明地讲起了故事。故事都是关于狐子的，而且，都是发生在大人村的事，按照奶奶所说，这些故事都不是故事，而是真人真事。

人若不是人了，是多可怕。狐子若不是狐子了，是多可怕。狐子若变成了人，人若变成狐子，是多可怕。

第二章 三个故事

第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顾米林的。

顾米林和庄海洋同岁，只小几个月，是庄海洋在大人村唯一的玩伴。不同于大人村其他的孩子，顾米林没有村里娃的粗糙，反而精致得像个布娃娃。

庄海洋第一次见她时，就被这个可爱、干净的小女孩吸引了。

顾米林是个可怜的小姑娘，她八岁时，母亲便去世了，至于父亲，她根本就没有，不，应该说没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谁？关于她的出现，至今仍是大人村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据说，当年，她母亲上山摘猪草，回来的时候，就怀上她了。

这种事，在闭塞的村里人眼里，几乎等同于挖祖坟。

顾米林的外公鼻子都气歪了。老头不敢张扬，只是一次次地询问闺女，那个男人是谁。可顾米林的母亲死活不说。无奈，老头想还是先把闺女肚里的祸害打掉吧。他坐了牛车，坐汽车，总算到了市里，可去医院一打听，打个胎要好多钱，村里人一辈子面向黄土背朝天，哪来那么多钱。

老头没办法，只好又回了村，偷偷摸摸找了个土郎中，配了药给女儿喝。本以为，一切可以暂时搪塞过去，没想到，那药根本就是骗人的。老头气势汹汹地又找到了那个土郎中，可土郎中一番神叨叨的话，说这药是慢性药，要好几个月才有效，又把老头劝了回去。

打胎药怎么可能是慢性的，顾米林母亲的肚子没小，反而越来越大了。

事情终归没能瞒住，村里人见了顾家闺女的大肚子，开始说三道四。老头一急，就上吊死了。

老头死后，村里的传言更甚了，张家李家的，都跑到顾家扒门缝，看那个大肚子的顾家闺女。其实，大肚子女人谁没见过，可没男人的大肚子女人，就是个稀罕物。关键是，这个男人不是烧死了，不是淹死了，不是被车撞死了，而是从未出现过。

庄海洋的奶奶，是村里的大辈。她实在看不过去了，这天，找到了顾米林的母亲。

老太太一进屋，就把门窗都关严了。顾米林的母亲一直坐在炕边，缝着一件肚兜兜，连眼都没抬一下，似乎早就猜到了来者之意。

顾米林的母亲叫顾凤。

老太太叹了口气，坐在顾凤旁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凤儿啊！你这肚子究竟是咋回事？”

顾凤不说话。

“凤儿啊！你告诉我那男人究竟是谁。”

顾凤还是不说话。

“凤儿啊！难道你就看着你爹死不瞑目，看着这大人村的人说三道四？只要你说出来，大娘我去找那个浑小子，给你讨个说法。”

顾凤突然挺起脑袋，神经质地笑了，轻轻地说：“你们不认识他！”

“他不是咱村的？”老太太试探地问。

顾凤又低下头，继续缝肚兜兜，不说话了。

“是别村的？”顾凤依旧不说话。老太太着急地夺过顾凤手里的肚兜兜，说：“凤儿啊！你倒是说话啊，他到底是哪的人啊？”

顾凤突然猛地伸出手，直挺挺地指着窗户。窗户外面，是黑压压的山头。此时，是午后时分，天有点阴了，老天爷似乎随时准备大哭一场，远处，有隆隆的雷声。突然，山头炸开一道惊雷，与此同时，她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他——不——是——人！”

老太太抖了一下，不知是被那个惊雷吓住了，还是被这句话吓住了。她怯怯地问：“凤儿啊！你糊涂了吧？”

“才没呢！”顾凤挺了挺脖颈子，说着，凑到老太太耳旁，吹气般说，“大娘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噢！他姓狐，叫子。”

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，狐子的传说已经不止一个版本了，它早就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异谈。人们对这种动物，亦是或敬或怕，尤其是老人们。自从那次之后，庄海洋的奶奶再也没有来逼问过顾凤怀孕的事情。

不久，不知是哪个扒门缝的人溜了嘴，顾凤和狐子的事尽人皆知了。

按理说，这事要比看大肚子女人更稀罕，可大人村偏僻落后的思想，让村人对狐子敬畏非常，反倒没人敢去招惹顾家了，但闲言碎语还是挡不住。

不相信的人说：“凤儿一定是疯了，说不准是谁家的毛小子作的孽！”

相信的人说：“听说凤儿那天上山的时候，天阴沉沉的，后山天上飘着大朵大朵的黑云，像个黑色的大狐子。还有人说，看见凤儿和一只大黑狐窝在草窝子里，那黑狐长着九条尾巴，站起来和人一般高，了不得喔！”

一人一张嘴，百人百张嘴，这事越传越邪乎了，到最后，也不知道是相信的人说得对，还是不相信的人说得对了。不过，后来顾凤死了之后，不相信的人也闭了嘴。

顾凤死那天，正好赶上七月半。大人村自古就有个规矩，七月半死的人，不准当天出殡，因着这天正巧是鬼节。人们传言，鬼节这天，地府之门大开，魑魅魍魉游荡人间，白日里，活人是绝对不允许出门的，而且，还不许走路中央。

顾凤的尸首抬出家门时，村里人都不愿来，只有村长和几个抬棺材的汉子。

大人村的村长以前也当过兵，在外面闯荡久了，村里那些老规矩，自然都看开了。刚入夜，他就领着人，把棺材抬了出来。

从古至今，大人村都有个规矩，未婚生子的人和寡妇，都是不允许入祖坟的，这些人死后要埋到后山。而进后山，必须要经过村里的大道。几个抬棺的人晃晃悠悠地出发了，谁也没注意八岁的顾米林，谁也没想着今天是七月半。

山村的夜，格外黑格外静。月亮一出来，老天爷瞬间就变了脸，黑压压地像个张飞，望向四周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只有窗户里忽明忽暗的光晕，俨然像一座死城。

村长走在队伍最前面，边走边撒着白花花的纸钱，边撒纸钱边喊道：“顾凤啊！你走好啊！顾凤啊！你走好啊！”他的声音拉得很长，像勒住脖子的公鸡。这声音飘飘忽忽地在空气里散开，飘到哪家，哪家的狗就叫了起来。在这个夜，那狗吠声似乎也变得意味深长，那些狗像商量好似的，一个传一个，撕心裂肺地吼着。

顾米林一直跟在棺材后面，八岁的她，还不大理解母亲去世的含义，只觉得母亲是躺在棺材里睡着了，没准哪天又从棺材里蹦出来，打个瞌睡，伸伸懒腰，继续给她做饭、洗衣。只是，村长告诉她要哭，她就拧着鼻子干打雷不下雨。

其实，村长心里也有点发疹，几个大人走着走着，就溜到道边了。人的心理变化真是奇怪，天高气爽时，你一个人走在逼仄的小道上，什么感觉也没有，死寂幽暗时，你一个人走在宽敞的大道上，却总觉心慌。

村长现在就有点心慌，说不出为什么。

快过村口时，村长突然觉得缺了点什么，这才发现，顾米林的哭声不见了。他猛地扭过头去，心立刻提了起来——顾米林昏倒了！像具死尸一般，直挺挺地躺在大道中央。

几个大人一下都慌了。不知是谁吼了一嗓子：“娘的！这孩子咋跑到路中央了！”

这句话太过意味深长了，实在不容仔细思考。村长想都没想，慌忙跑过去，一把抱起了顾米林往家返。

大人村出殡的规矩是，棺不落地，一旦落地，祸事连连。几个抬棺的汉子显得手足无措，停在村口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

村长见状，急了，吼道：“看个球啊！你们几个赶紧把棺材抬到后山埋了去。”说完，抱着顾米林就跑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村长是掐人中，灌糖水，所有土办法都用光了，可顾米林就是不睁眼。他是真急了，抓耳挠腮的，准备叫人套车，连夜去医院。这时，他老婆突然拦住了他。

村长老婆说：“当家的，你们抬棺时，这丫头是不是一直跟在棺材后面？”村长点点头。她又说：“那这丫头是不是走了路中央？”村长又点点头。她猛地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后背上偷偷被人挠了一把似的。半晌，她拧着眉头，说：“这丫头，十有八九是撞了邪了！”

“你这疯婆子，别胡说！”村长骂道。

“我哪里胡说！你想想，今天是鬼节啊！那路中间可是鬼走的地间儿，人去了，还不出事？”

村长老婆的话，显然把村长说住了。细想起来，他今天确实犯了不少忌讳。

那天，顾米林没有去医院，村长老婆跑了几里山路，请来了一个高人。这个所谓高人的身份，恐怕不说您也清楚。

翌日早晨，高人把村长一家老小都哄到了院子里，一个人关在房里又蹦又跳，一直折腾到鸡叫。天刚亮，高人突然尖叫一声，跑出屋子，哭爹喊娘地就要走。

村长老婆见状，急忙拦住高人，急切地问：“咋了？出啥事了？”

高人瑟瑟发抖地说：“这丫头的邪病，我是不敢看了。她撞的可不是一般东西，是狐子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就跑了。

最后顾米林在村长家一躺就躺了两天两夜，好在第三天早晨总算醒了过来。可别人问她那晚咋就突然昏倒了，她自己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，只说啥都不记得了，眼前一黑，就睡着了。

这事在大人村可炸开了锅，七大姑八大姨的，越传越邪乎。之前那些不相信的人，也和相信的人统一战线了。

人们都说，顾凤死那天，那只大黑狐子下山了，撞上了顾米林，顾米林那丫头，真真是狐子的闺女。

这个故事，是庄海洋童年听到的第一个鬼怪故事，它藏在他稚嫩的心里，化不开，拿不走，成了个疙瘩。应该说，的确起到了恐吓作用。自从听了这个故事，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避开顾米林。

以前，庄海洋回大人村，总要和顾米林去河沟里玩耍，可现在他真的怕了。他不止一次地想象和顾米林在一起的情景：他们在一起戏水，他像往常一样，往顾米林身上泼水，泼着泼着，顾米林突然扭过头去，不说话了。